

MEMORY
OUT
OF
CONTROL

陆
沉
著

记忆失控的 (上)

眼见可能为虚

记忆也会说谎

在这个失控的世界

爱是唯一的希望

台海出版社



失控的记忆

(上)

眼见可能为虚

MEMORY OUT OF
CONTROL

记忆也会说谎

在这个失控的世界

爱是唯一的希望

陆沉、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控的记忆 / 陆沉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5168 - 2001 - 8

I. ①失…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6969 号

失控的记忆

著 者: 陆 沉

责任编辑: 俞滢荣 曹文静

装帧设计: 天下书装

版式设计: 天下书装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408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68 - 2001 - 8

定 价: 80.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陆沉，天下书盟新生代金牌作家。

95后，12岁开始写小说，有多年写作经验，文笔扎实，思维广阔，曾在多家知名文学网站连载过各种题材的小说，创作文字数百万，潜力无穷。代表作《救赎》已签约影视，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2017年向读者推荐的17部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之一。





策划编辑：韦郁婷

责任编辑：俞滢荣 曹文静

装帧设计：  装帧设计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Contents

1	洞悉人心	>>	001
2	恐怖梦魇	>>	028
3	针锋相对	>>	055
4	空白记忆	>>	082
5	缱绻往事	>>	107
6	被虐哑女	>>	137
7	罪恶萌芽	>>	159
8	可疑旧案	>>	188
9	由爱生恨	>>	212
10	操控人心	>>	238

这栋三层高的房子有些年头了，位于沙市郊区，周围类似的老房子都已经拆迁，余下这独栋的楼房显得尤为萧瑟。

此时夜色已深，四周一片黑暗，房子二楼的一扇窗户里透出微光，使深沉的夜色多了一抹诡谲。

那微光来自房间角落的一台电视机，此时电视机里传出的女声正在一板一眼地播报新闻。

“今日，第十届沙市‘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在激烈的角逐中，沙市傅森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司衍、沙市梵赛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强民、沙市翰林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庄莫言等10名企业家获得‘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荣誉称号……”

电视机前只有一张老旧的单人沙发，沙发下的木地板已经发霉。沙发上坐着一个气质阴郁的男人，他微微地抬起头，视线从电视荧屏移到电视机后方的墙上。

墙上贴满了照片，照片里的人正是此刻新闻播报里的沙市“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之一。

“傅司衍……”男人的嘴角勾起笑意，目光冰冷却又透出一丝古怪的温情，“很快，我们就会见面了。”

早上八点，床头的闹钟准时响起。

傅司衍从床上坐起身，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努力平复自己躁怒的情绪，然而耳边的闹钟机械重复的铃声让他更加心烦意乱。他彻底失控，一把抓起电子闹钟朝墙角狠狠地砸了过去。

“砰——”

一声巨响，世界清净。

傅司衍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往后一躺，沉重不堪的头重新陷入枕头里。他闭上眼睛，喊了一声：“何助理！”

卧室门外立刻传来助理何岩恭敬的回应。

“傅总，早餐和视频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傅司衍闭着眼休息了两分钟，最终起床。走进卫生间简单洗漱后，他推开实木衣橱，里面冷色系的衣服分门别类排开，衣服上贴着不同日期的编号。傅司衍找出今天的，一件件换上后，看了眼试衣镜里的自己。

做工精细的 kiton 西服将他整个人衬托得修长挺拔，里面一尘不染的白色衬衫，为那张英俊而极具冲击力的脸增添了几分柔和。只是这个男人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气质太过清冷疏离，甚至有一种封闭的沉重感。

傅司衍试着抬起嘴角笑了笑，礼貌和诚意瞬间浮现在脸上，但那双深邃的眼睛里却毫无波澜。

为了让这种流于表面的笑容看起来自然，他曾经演练过无数次。

傅司衍常常觉得自己在露出这种看似温和的笑容时，脸上被牵动的每一寸肌肉其实都透着精明和贪婪，但这却是纵横生意场的利

器之一。只是在一瞬间，他总会想起另一张脸，一张七岁小女孩的笑脸，小女孩的笑竟似里程碑般刻在他脑海里。

那张“里程碑”式的笑颜，眉眼弯成桥，像雨过天晴后挂在苍穹的彩虹。

相比之下，他笑得真是太难看了。

傅司衍放松脸部肌肉，走出房间时，他的表情已经恢复到最真实的淡漠。

餐桌上摆着一份营养丰富的西式早餐，站在旁边的何岩注意到傅司衍眼底的青晕，心知他昨晚又没有休息好，忍不住叹了口气：“这个星期第三次了吧？”

身为傅司衍的私人助理，何岩是仅有的两个真正了解傅司衍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傅司衍的心理医生梁荣轩。

年轻有为的商业奇才傅司衍，多年来一直被一个奇怪的梦魇缠绕，梦里一片猩红，小狗的叫声凄厉可怖，逼迫他在无数个夜里从梦中惊醒，直到天色微亮的时候，他才能睡着一会儿。然而身为一家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地产公司的“一把手”，他白天不可能有多少休息时间。

傅司衍没吭声，径直走到餐桌前坐下，看了眼贴在对面墙上的水彩画。

那甚至不能称之为画，看起来仅仅是一幅年代久远且严重拉低整栋房子审美水平的小学生涂鸦而已。画里只有一个小人儿，如果不是那头泡面一样的黄色长发和粗糙的连衣裙，连性别都很难分辨。画的右下角有作者的签名，歪七扭八的两个字——然然。

傅司衍对这幅画挺嫌弃，近二十年的时光，也没法让他昧着自己的良心和品位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它。但只要是在家，他每顿饭都是由这幅丑画陪着。

习惯已经根深蒂固，而他惊人的记忆力，更是让他毫不费力地就能想起这幅画的作者，以及她那张笑起来缺两颗门牙的脸。

七岁的然然。

他没有问过她全名，也没兴趣知道，只听她父亲这样叫过她几次，就记住了这个称呼。这个几乎毫无意义的代号，烙印在傅司衍的生活里，沉淀为必需品。

就在傅司衍收回视线，准备吃早餐的时候，忽然“砰”的一声，客厅的一扇窗户应声而碎，四分五裂的玻璃碎片顺着窗帘下摆落进屋子里。

“砰！砰——”

又有两块砖头接力般地从院子砸向摇摇欲坠的玻璃窗，“哗啦”一声，整扇窗户被彻底砸成了一个空架子。风灌进来，鼓起暗色的窗帘，像件嗜血的战袍，迟迟不肯偃旗息鼓。

何岩迅速按响了墙上的报警器，报警器连着离别墅最近的派出所，比打110快得多。按完报警铃，他快步走到客厅窗边，掀开帘子看外面的情况。

“是赵志强。”他告诉傅司衍，“那个钉子户，也不知道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外面的人似是把砖头扔完了，扯开嗓子开始叫骂。

“黑心开发商！你不让我一家活，你也别想好过！老子今天就要砍死你！”

傅司衍端起手边的咖啡喝了一口。他身上自带有一种清冷疏离的气质，让他随时随地都像一座孤岛，无论外界如何，他自岿然不动。就像现在，任凭窗外的叫骂声将他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个遍，傅司衍兀自吃着早餐，连眼皮都没动一下。

外面那个歇斯底里的人却先崩溃了，他号啕大哭起来。

“傅司衍！你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啊！就给那么点儿拆迁费，你是要让我们一家六口睡大街啊！”

傅司衍用餐巾擦了擦嘴角，起身走到被砸坏的窗边，掀开帘子一角往外望了眼。外面五大三粗的男人此刻哭喊嘶吼得活像个骂街的泼妇。

“好！是你逼我的！傅司衍，老子今天就死在你家门口！以后做鬼也不放过你！”

从人到鬼算是个质变。傅司衍饶有兴趣地看着赵志强趑趄趑趄地走向身后一辆老旧的面包车，不一会儿又左摇右晃地走回来，手上多了把锋利的砍刀。

“呵……”

傅司衍眉峰微动，有点儿看好戏的意思。这一刀照脖子抹下去，赵志强要还能活，也算是从阎王手里抢命了。

“直接打给殡仪馆，叫他们来拖人吧。”他吩咐何岩。

最终，殡仪馆这单生意还是没做成，因为赵志强把刀架上脖子就焉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扯开嗓子干号，号得毫无节奏感和艺术感。

这比骂街声还要烦人。

“出去看看。”傅司衍转身往外走。

何岩紧跟在身后。

一看见出现在大门口的傅司衍，赵志强的喉咙就像被突然拧紧的水龙头，瞬间没声了。

这时候，接到报警的民警也正往这边赶，警笛声由远而近。

赵志强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蔫儿得不行，跪在地上。

“傅先生，傅总！我求你了，那房子是老宅，传了我们家几代人了，是我们一家六口人唯一的住所……”

傅司衍不为所动，淡淡地开口：“话我只说一遍，你听清楚，那块地四年前政府就卖给我们公司了，本来应该是政府出面拆迁，但拆迁办主任连着换了好几个，动作太慢，我这边才自己接手。给你们的拆迁款三十万是按照当年的标准付的，并没有少一分。”

赵志强激动起来：“这几年房价涨成什么样了，三十万……我们家的房子何止三十万！没了房子，我们一家老小只能睡大街了！你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啊！”

“睡大街也好，拖家带口一块去跳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

傅司衍漠视的态度彻底激怒了赵志强。

他从地上爬起来，拿着刀猛地扑向傅司衍。

“你不让老子活，老子也不让你好过！”

跟着一块扑面而来的，还有他身上那股熏天的酒气。

傅司衍身后的何岩立刻冲上前，毫不费力地放倒了这个醉醺醺、走路一步三晃的男人。

赵志强这回没能从地上爬起来，他两手抠着身下的草皮大哭起来，哭腔模糊了他嗓子眼儿里喊出来的字。但不用听也知道，从他嘴里吐出来的，哪怕一声呜咽都是在骂傅司衍。

傅司衍走过去，一脚踩住他握刀的手，外力使刀柄戳进赵志强的掌心，疼得他一张通红的脸彻底扭曲。

傅司衍面无表情地看着脚下的人，深邃的眼睛里只有冷漠。

“你知道就凭你今天的行为，我能让你在牢里待上半年吗？”他脚上又加了几分力。

“啊——”赵志强吃痛地叫出声。

“拆迁通知你们家四年前就已经收到了，四年时间足够你们找到住的地方，是你们根本不当回事。另外，我们公司做的一切都是按合同来的，包括强拆。”傅司衍声音平淡，却字字如刀，“至于你

们是拿完钱搬走，还是找个地方以死泄愤，都随意。”

说完，他挪开脚，面朝着赶过来的警察后退两步，转身往屋里走，经过何岩身边时交代了一句：“不用把事情闹大。”

“是。”

傅司衍穿过一地狼藉的客厅，重新回到餐桌前。

那幅画中的小人儿在看他，他也看着它。透过它，他仿佛看见了送他画的那个人，那些久远的记忆在时光中变得愈加清晰深刻……

少年时的傅司衍是讨厌上学的，可他不得不去学校。

孩子的世界就是一片单纯和谐？有这种认知的人要么是万中无一的幸运儿，要么就是做作矫情的大人。

傅司衍的怪异和孤僻，让他成为全班人嘲笑的对象，哪怕在放学路上也不消停。

“傅司衍神经病，有毛病，还不快让你妈妈带你去看病！”

十岁的傅司衍两手抓着书包背带，低着头往前走，一声不吭。

但那群男孩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

“傅司衍，你是不是一紧张就发神经啊？还在语文课上背什么圆周率，你再背个给我听听？”

“快背啊！”

“背来听听！”

不少人跟着起哄。

傅司衍被他们团团围住，真的紧张起来，抓着书包背带的手不安地握紧又松开。他果真低声背起了圆周率，那没有尽头的数字能让他感觉安全。

“背大声点儿！”

围着他的一群同龄人放声大笑，有人推了一下他的头。

忽然，女孩稚气的呵斥声插进来。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一群半大的男孩回头，就见一个胖嘟嘟的小姑娘，一手拿着块小砖头，一手握紧拳头，气鼓鼓地从他们中间挤进去，挡在傅司衍身前。奈何她身量不足，身后的傅司衍还有半个脑袋露在外面。不过小丫头气势十足，她举着砖头，一脸凶神恶煞。

“你们再欺负他，我就揍你们，还去告诉你们的老师！”

那时八岁的然然，天不怕地不怕，最最崇拜的人，是她的小哥哥傅司衍。

“哈哈……”男孩们哄笑。

“哎哟，你来打我啊！”其中一个逗她。

话音刚落，然然手里的砖头就朝着他的脑门砸了过去，幸亏那男孩躲得快，砖头擦过他的额角。

男孩一摸额头，看见有血，顿时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傅司衍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只软乎乎的小手拉着跑了。

“小哥哥，圆周率是什么？”她边跑边回头问，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充满了好奇。

傅司衍避开她的视线：“是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值。”

“噢……”拉长的尾音，摆明了没听懂，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傅司衍的崇拜，“小哥哥你好厉害啊，你也教我背吧，我也想背圆周率。”

“不行。”

“为什么？”

傅司衍没回答。

然然小声地嘟囔：“小气鬼。”

傅司衍也没辩解，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除了然然，没有人喜欢他背圆周率，所以会背圆周率的人就等于不被喜欢，不被喜欢就会像他一样被欺负。他不能祸害人。

跑到街口，傅司衍就不跑了。他挣脱抓着他的小手，低声说：“他们说我是神经病。”

小姑娘还不能正确理解神经病的意思，但隐约知道不是什么好话。

她一本正经地皱起眉。

“他们胡说八道的。”她握着小拳头说，“你别怕，谁欺负你，我就打他！我还去告诉他爸爸妈妈，让他们打他！”

她的世界，一向很暴力……

傅司衍从回忆中抽身，何岩正好从外面走进来。

“已经处理好了。”他说。

傅司衍点点头，迈步走向二楼。

“通知拆迁公司，市郊那块地皮上所有的老房子，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拆干净！”

“知道了。”何岩跟在傅司衍身后走上楼梯，“以公司名义捐建的希望小学教学楼已经竣工了，校方打过电话来，希望您去参加周日的剪彩仪式。我已经婉拒了，阮总监将代替您过去。公关部也提前跟几家媒体打过招呼，他们会配合我们进行采访报道，还有一家视频网站到时会在现场同步直播，进行全面宣传。”

“就这样办吧。”

“那礼拜天您还是照旧吗？”何岩恭敬地问他。

傅司衍思忖片刻，轻轻点头：“嗯，去聋哑学校。”

赵志强被民警口头训斥了一顿，签了张赔偿客厅窗户的欠条后，车也扔在路边不要了，一个人醉醺醺地往外走。他现在酒气、怒气都涌上头，只恨不得手里能有根绳子，让他就地找棵树吊死。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从前方开过来，这条路不算宽，但此时赵志强已经心如死灰，像是没看见那辆车似的，也不避让，继续晃晃悠悠地在路上走着，倒是那辆黑色轿车在他面前停下了。

“赵先生。”车里人叫了他一声。

赵志强透过车窗往里一看，是一张他认识的脸。

“是你啊。”他含混地说了句，“谢谢你告诉我那王八羔子住在这儿。”继续往前走。

小轿车缓缓后退，跟上他。

“赵先生今天这一趟来得好像不值啊。”

“呵……”赵志强连苦笑都笑不出来，“别提了，有钱人作威作福，没钱的就活该被欺负死！说什么四年前就下了拆迁文件，我和我老婆小学都没毕业，哪里清楚那些东西！”

车里的男人对他很是同情：“赵先生，我建议你最好还是找个律师，有专业人士帮忙，比你什么都不懂自己闭着眼睛乱撞要好。”

“找律师？”赵志强停下来，对这个提议有点儿心动，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目前的情况，又是一脸苦相，“我哪儿有钱请律师啊！”

“我倒是认识一个律师，收费低，能力也不错，而且为人很热心，经常做公益。”男人递了张名片出来，露在车窗外的手，白得有几分局态。

赵志强接过名片，看见那上面写着杜金王律所，李之然律师。

他朝车里的人连连道谢。

男人只微微一笑，升上车窗扬长而去。

六月过了芒种，正式进入仲夏，不过早前接连半个月的雨让气温一下子提不上去，近两天太阳也不算毒，不然真能把不少在工地上忙活的人晒中暑。

工地上午歇班早，十点半不到，工人就三三两两地往外走，其中有不少人伸长了脖子往街口那边张望。

“今天送盒饭的怎么还不来？”

话音未落，就见一辆老旧的电动小三轮开了过来，开车的是个女人，汗巾包头，有张秀气的鹅蛋脸，可惜上面长了不少麻子。工地上的人都是一群糙老爷儿们，也没人有心思细看她五官长得如何。

女人今天上半身穿了一件土气的碎花衬衣，下半身是一条脏兮兮的黑色长裤，还围着围裙，像是刚从厨房里火急火燎地冲出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进来的时候被保安拦着问了两句，你们这儿管得挺严啊。”她一边停车，一边笑呵呵地和一群饥肠辘辘的工人道歉，“来来来，吃盒饭吃盒饭，老价钱啊！”

忙活一上午的工人都饿得不行，很快把盒饭抢购一空。大家都不讲究，捧着饭盒在路边一坐，边吃边聊好不热闹。

女人已经连着来这里送了一个星期的盒饭，跟他们混熟了，也参与进去一块聊得热火朝天。

“哎，你们那包工头这两天没过来啊？”她用汗巾抹了把脖子，状似不经意地顺口问了句。

她口中的包工头指的是王林，沙市叫得上名的工程承包商。

几个年轻工人懒洋洋地说：“那个有钱的老王八哪能成天往工地上跑啊。”

“也是。”女人附和道，“那些个有钱人成天吃香喝辣还舒舒服服，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吃苦。哪像我们，赚点儿血汗钱都得累死累